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周去非撰
嶺外代答
下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二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卷之二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嶺外代答卷六

宋 周去非撰

器用門

舟楫附

端硯

余屢過端溪。必登硯巖。論之詳矣。石品不一。大概有三。曰巖石。曰坑石。曰黃步石。巖上也。坑次也。黃步其下也。凡此皆三品之佳者。論之耳。若其不佳等。為棄物。不足論也。黃步麤而有紋。善耗墨。亦善敗筆。正可作良砥。非文房中所寶。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點。而亦暗然。皆體硬叩之鏗然。雖細潤久則不宜於墨。忽得一至潤良材。乃復大奇。雖巖硯無以遠過。巖石有三。上巖中巖下巖。高在山之背。乳閒曰上巖。深入至與平地等。曰中巖。深入至水府。曰下巖。上巖石理燥渴。中巖溫潤宜人。歲久亦滑墨。至於下巖。則奇絕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蘊德君子。循之則溜滑滋潤。欲識其真。要不可言傳也。若夫山心石根。韜藏深潤。其大如斗。中有子石。宜筆宜墨。百年不枯。蓋世之寶在是。三巖者。雖有三竅。而中則相通。其實以高下定石之等耳。人之深入蛇自竅口。疊木為小級道。委蛇曲折。入於黃泉。以數百人高下

排比以大竹筒傳水以乾其洞然後續膏燭幽而施椎鑿其得之也可以為難矣是宜寶之。

筆

廣西多閩雞羽毛甚澤人取其頸毛絲而聚之以為筆全類兔毫一枝直四五錢然毫短鋒齊軟而無力止宜細書苟字大半寸難書矣嶺外亦有兔其毫乃不堪為筆靜江府羊毫筆則絕佳蓋馳聲於深廣也。

墨

容州多大松其人能製墨佳者一笏不盈百錢其下則一斤只直錢二百商人舉數則搭賣之交趾雖不甚佳亦不至甚腐交人以墨與角硯編筆併垂腰間。

茶具

雷州鐵工甚巧製茶碾湯甌湯匱之屬皆若鑄就余以此之建甯所出不能相上下也夫建甯名茶所出俗亦雅尚無不善分茶者雷州方啜釐茶矣以茶器為哉。

螺杯

南海出大螺南人以為酒杯螺之類不一有哆口而圓長者曰螺盃有闊而淺形如

荷葉者。則曰激灑杯。有剖半螺色紅潤者。曰紅螺杯。有形似鸚鵡之睡。朱喙綠首者。曰鸚鵡杯。

羽扇

靜江人善捕飛禽。即以其羽為扇。凡扇必左羽。取羽張之。以線索繫住。俟肉乾筋定。乃可用。鷺大禽也。以其羽為扇。長數尺。黑色多風。勇士用之。頗壯觀。鷺羽潔白。輕質而風細。士夫多用之。以膠漆塗其筋骨而丹之。頗亦推尚。交趾人又用鶴羽。以線編比羽管。而別施柄。其說謂交趾地多蛇。鶴能食蛇。蛇聞鶴羽之氣。必遠避之。用鶴以卻蛇也。

蠻刀

蠻人刀及黎刀。略相類。皆短刃而長靶。黎刀之刃尤短。以班藤織花。纏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許如鷄尾。飾靶之首。蠻刀雖無文飾。然亦銛甚。左右江峒與界外諸蠻。刀相類。刃長四尺。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刃。蓋一大一小焉。靶之端為雙圓而相竝。峒刀以黑皮為鞘。黑漆飾靶。黑皮為帶。蠻刀以褐皮為鞘。金銀絲飾靶。朱皮為帶。峒刀以凍州所作為佳。蠻刀以大理所出為佳。蠻刀黎刀帶之於腰。峒刀蠻刀佩之於肩。

峒人蠻人甯以大刀贈人。其小刀必不與人。蓋其日用須臾不可闕。忽遇藥箭。急以刀剗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與人。今世所謂吹毛透風。乃大理刀之類。蓋大理國有麗水。故能製良刀云。

蠻甲冑

諸蠻甲冑皆以皮為之。獠人以熊皮為甲冑。其土有木葉似漆。以之塗飾。亦復堅善。獠人之剽掠。介冑者止數人。以為前行。其餘悉袒裼。亦足見其易與矣。而靜江鄉民未嘗有甲。所以望風而遁。其間一二團聚有皮甲者。獠人亦且避之。自獠人而西南如南丹州邕州左右江峒溪。至於外夷。則甲冑盛矣。諸蠻唯大理甲冑以象皮為之。黑漆堅厚。復間以朱纒。如中州之犀毘器皿。又以小白貝綴其縫。此豈詩所謂貝冑朱綬者耶。大理國之製。前後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龜殼。其披膊以中片皮相次為之。其護項以全片皮捲圍成之。其他則小片。如中國之馬甲。葉皆堅與鐵等。而厚幾半寸。苟試之以弓矢。將不可徹。鐵甲殆不及也。

蠻鞍

蠻人馬鞍與中國鞍不相遠。但不用韉。唯有橋鐙貼腿耳。橋朱黑相漆。如犀毘紋。鐙

如半鞞。藏足指其中。蓋猺人路險。馬行荆棘。懼傷足也。貼腿以皮。包下亦用氈。以傅馬脊。後鞞鍍木。為大錢數十枚。珠貫而繫之。如驢騾然。鞍皆大宜於馬脊。但前橋差低耳。

蠻弩

凡蠻猺之弩。狀如中都之吃筮弩。蓋不能彎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為之。長六尺餘。厚二寸。博四寸許。其長三尺餘。厚止半寸。不劃箭槽。編架其箭如括。故名曰編架弩。其箭刻竹為之。或用小圓竹。而皆有弩之箭戶。鏃如鑿。或如鳧茨葉。以軟皮為羽。利於射高而不可以俯射。則弓易軟。矢易鉤。非良材也。宜州南丹等。及邕州左右江之諸峒。西南舊弩。其製作略同。其弓材則良矣。唯南丹弩弓材為絕佳。蓋南丹弩弓。其材有五。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連櫚又其次也。燕脂木為下矣。加木射愈近而激矢愈遠。無末約之弊。故名曰加石。木膚理沈黑。堅類鐵石。黃連櫚發矢聲鏗然也。視燕脂木則力同。而矢遠倍之矣。余嘗聞吃筮小弩之利。材之良。與夫抹弦撥弦。撒矢撒矢之技。頗臻乎巧。及聞靜江猺人弩勁甚。矢無空發。古縣之民。一聞虛弦之聲。率皆奔潰。因見蠻弩即吃筮之大者耳。

融劍

梧州生鐵最良。藤州有黃崗鐵最易融。州人以梧鐵淋銅。以黃崗鐵夾盤煅之。遂成松文刷絲。工飾其製。劍亦頗銛。然終不可以為良。

黎弓

諸徭皆以弩為長技。唯南黎人以弓為長技。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類中州彈弓。其矢之大其鏃也。故雖無羽。亦可施之於射。近大抵黎弓正與倭弓相類。但倭弓長而大。而黎弓短而小耳。倭弓長丈許。據弓下梢於地。半身射之。手空矢長。能以無羽之矢命中於百步之外。黎人弓短矢重。住者黎人跳梁。官兵以竹弓禦之。矢不能斃人。大為黎人所輕。彼特未遇吾勁弓耳。然南方卑溼。角弓易壞。惟竹弓可用。不動也。固宜。若蠻峒之速樸木加木石木。天下之良材也。誠得是木製以為弓。雖角弓之勁。有不能當者。雖以威天下可也。

藥箭

溪峒弩箭皆有藥。唯南丹為最酷。南丹地產毒虺。其種不一。人乃合集醞釀以成藥。以之傳矢。藏之竹筒。矢鏃皆重縮。是矢也。度必中而後發。筒中血縷必死。唯其土人

自有解藥。南舟之戰也。人以甘蔗一節自隨。忽爾中天。即噉蔗。則毒氣為之少緩。急歸繫身於木株。而服解藥。少焉毒作。身將奮擲。於木株繫身。得不擲死。否則藥作而自躍於虛空。墮地撲殺耳。邕州溪峒。以桄榔木為箭鏃。桄榔遇血恣裂。故其矢亦能害人。

梧州鐵器

梧州生鐵。在鎔則如流水。然以之鑄器。則薄幾類紙。無穿破。凡器既輕且耐久。諸郡鐵工煅銅。得梧鐵雜淋之。則為至剛。信天下之美材也。

木蘭舟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桅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黍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為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苟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互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

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藤舟

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舟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於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乾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而或謂要過磁石山而然。未之詳爾。今蜀舟底以柘木為釘。蓋其江多石。不可用鐵釘。而亦謂蜀江有磁石山。得非傳聞之誤。

剡木舟

廣西江行小舟。皆剡木為之。有面闊六七尺者。雖全成無罅。免繙初之勞。釘灰之費。然質厚遲鈍。忽遇大風浪。則不能翔。多至沈溺。要不若板船。脫文雖善不能為矣。欽州競渡獸舟。亦剡全木為之。則其地之所產可知矣。海外蕃船亦有剡木者。則其為木何止合抱而已哉。

施

欽州海山有奇材二種。一曰紫荆木。堅類鐵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為棟梁。可數百年。一曰烏婪木。用以為大船之施。極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廣廈。深涉南海徑數

萬里千百人之命。直寄於一桅。他產之桅長不過三文。以之持萬斛之舟。猶可勝其任。以之持數萬斛之蕃舶。卒遇大風於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欽產纒理堅密。長幾五丈。雖有惡風怒濤。截然不動。如以一絲引千鈞於山嶽震頽之地。真凌波之至寶也。此桅一雙在欽直錢數百緡。至番禺溫陵。價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長甚難海運故耳。

蠻笠

西南蠻笠。以竹為身。而冒以魚鮓。其頂尖圓。高起一尺餘。而四圍頗下垂。視他蕃笠。其製似不佳。然最宜乘馬。蓋頂高則定而不傾。四垂則風不能颺。他蕃笠所不及也。交趾有笠如兜鍪而頂偏。似田螺之髻。謂之螺笠。以細竹纒織成。雖曰工巧。特賤夫之所戴耳。

皮履

交趾人足躡皮履。正似今畫羅漢所躡者。以皮為底。而中施一小柱。長寸許。土有骨采頭。以足將指夾之而行。或以紅皮如十字倒置。其三頭於皮底之上。以足穿之而行。皆燕居之所履也。地近西方。則其服飾已似之矣。

服用門

綾

邕州左右江峒蠻有織白綾。白質方紋。廣幅大縷。似中都之線羅。而佳麗厚重。誠南方之上服也。

布

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於四方者也。靜江府古縣民間織布。繫軸於腰而織之。其欲他幹則軸而行。意其必疎數不均。且甚慢矣。及買以日用。乃復甚佳。視他布最耐久。但其幅狹耳。原其所以然。蓋以稻穰心燒灰煮布。縷而以滑石粉膏之。行梭滑而布以緊也。

獠斑布

獠人以藍染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炳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獠人若也。

水紬

廣西亦有桑蠶。但不多耳。得繭不能為絲。煮之以灰水中。引以成縷。以之織紬。其色雖暗。而特宜於衣。在高州所產為佳。

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為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為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着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棉。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純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氈

西南蠻地產綿羊。固宜多氈毳。自蠻王而下至小蠻。無一不披氈者。但蠻王中錦衫披氈。小蠻袒楊披氈爾。北氈厚而堅。南氈之長至三丈餘。其闊亦一丈六七尺。指其

闊而夾縫之。猶八九尺許。以一長氈帶貫其摺處。乃披氈而緊帶於腰。娑娑然也。晝則披。夜則臥。雨晴寒暑未始離身。其上有核桃紋。長大而輕者為妙。大理國所產也。佳者緣以卑。

吉貝

吉貝木如低小桑枝。葉類芙蓉花之心。葉皆細茸。絮長半寸許。宛如柳棉。有黑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緝績。以之為布。最為堅善。唐史以為古貝。又以為草屬。顧古吉字說。草木物異。不知別有草生之古貝。非木生之吉貝耶。將微木似草。字畫以疑傳疑耶。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絲紵。雷化廉州有織匹。幅長闊而潔白細密者。名曰慢吉貝。狹幅麤疎而色暗者。名曰麤吉貝。有絕細而輕軟潔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織。則多品矣。幅極闊不成端匹。聯二幅可為臥單。名曰黎單。間以五彩異紋炳然。聯四幅可以為幙者。名曰黎飾。五色鮮明。可以蓋文書。凡案者。名曰鞍搭。其長者。黎人用以縛腰。南詔所織尤精好。白色者朝霞也。國王服白氈。王妻服朝霞。唐史所謂白氈吉貝。朝霞吉貝是也。

蟲絲

廣西楓葉初生。上多食葉之蟲。似蠶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蟲腹明如蠶之熟。橫州人取之以臘醋浸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琴之弦。以之繫弓刀斂扇。固且佳。

婆衫婆裙

欽州村落土人。新婦之飾。以碎雜絲合成細球。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兩個縫成袖口。披著以為上服。其長止及腰。婆婆然也。謂之婆衫。其裙四圍縫製。其長丈餘。穿之以足。而繫於腰間。以藤束腰。抽其裙令短。聚所抽於腰。則腰特大矣。謂之婆裙。頭頂藤笠。裝以百花鳳。為新婦服之一。雖出入村落虛市。亦不釋之。

食用門

酒

廣石無酒禁。公私皆有美醞。以帥司瑞露為冠。風味蘊藉。似備道全美之君子。聲震湖廣。此酒本出賀州。今臨賀酒乃遠不逮。諸郡酒皆無足稱。昭州酒頗能醉人。聞其造酒時。採曼陀羅花置之甕面。使酒收其毒氣。此何理耶。賓橫之間。有古辣虛山。出藤藥。而水亦宜釀。故酒色微紅。雖以行烈日中數日。其色味宛然。若醇厚則不足也。

諸郡富民多醞老酒。可經十年。其色深沈赤黑。而味不壞。諸處道旁率沽白酒。在靜江尤盛。行人以十四錢買一大白。及豆腐羹。謂之豆腐酒。靜江所以能造鉛粉者。以糟丘之富也。

茶

靜江府修仁縣產茶。土人製為方錢。方二寸許。而差厚。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方五六寸而差薄者次也。大而麤且薄者下矣。修仁其名乃甚彰。煮而飲之。其色慘黑。其味嚴重。能愈頭風。古縣亦產茶。味與修仁不殊。

食檳榔

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為禮。其法斫而瓜分之。水調蜆灰一銖許於萹葉上。裹檳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噉其餘汁。少焉面臉潮紅。故詩人有醉檳榔之句。無蜆灰處只用石灰。無萹葉處只用萹藤。廣州又加丁香桂枝三賴子諸香藥。謂之香藥檳榔。唯廣州為甚。不以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富者以銀為盤置之。貧者以錫為之。晝則就盤更噉。夜則置盤枕旁。覺即噉之。中下細民。一日費檳榔錢百餘。有嘲廣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

言以萋葉雜咀終日唯飼也。曲盡噉檳榔之狀矣。每逢人則黑齒朱唇。數人聚會。則朱穀徧地。實可厭惡。客次士夫。常以奩自隨。製如銀錠。中分為三。一以盛萋。一盛蜆。一則檳榔。交趾使者亦食之。詢之於人。何為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氣消食。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為氣府。居膈上。為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

老鮓

南人以魚為鮓。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糞及鹽麩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周水池。覆之以椀。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鮓數年。生白花似損壞者。凡親戚贈遺。悉用酒鮓。唯以老鮓為至愛。

異味

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其間異味有好有醜。山有鼈名整竹。有鼠名龜鶴。鶴之足。腊而煮之。鱒魚之脣。活而燻之。謂之魚魂。此其至珍者也。至於遇蛇必捕。不問短長。遇鼠必執。不別小大。蝙蝠之可惡。蛤蚧之可畏。蝗蟲之微生。悉取而燻。

食之。蜂房之毒。麻蟲之穢。悉炒而食之。蝗蟲之卵。天蝦之翼。悉酢而食之。此與甘帶嗜薦何異哉。甚者則煮羊胃。混不潔以為羹。名曰青羹。以試賓客之心。客能忍食則大喜。不食則以為多猜。抑不知賓主之間。果誰猜耶。顧乃鮓罵哥而腊孔雀矣。

齋素

欽人親死。不食魚肉。而食螭蝮車螯蠓螺之屬。謂之齋素。以其無血也。海南黎人親死。不食粥飯。唯飲酒。食生牛肉。以為至孝。在是。

買水沽水

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攜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於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為不孝。今欽人食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邕州溪峒。則男女羣浴於川。號泣而歸。

香門

宋 周去非撰

沈水香

沈香來自諸蕃國者。真臘為上。占城次之。真臘種類固多。以登流眉

素范大成桂海虞衡志作丁流

眉宋史作登流眉

所產香。氣味馨郁。勝於諸蕃。若三佛齊等國所產。則為下岸香矣。以婆羅

巒香為差勝。下岸香味皆腥烈。不甚貴重。沈水者。但可入藥餌。交趾與占城鄰境。凡

交趾沈香至欽。皆占城也。海南黎母山峒中亦名土沈香。少大塊。有如繭栗角。如附

子。如芝菌。如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沈。萬安軍在島正東。鍾朝陽之

氣。香尤蘊藉清遠。如蓮花梅英之類。焚一銖許。氛翳彌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

焦。此海南香之辨也。海南自難得。省民以一牛於黎峒博香一擔。歸自差擇。得沈水

十不一二。頃時香價與白金等。故客不販。而宦遊者亦不能多買。中州但用廣州舶

上蕃香耳。唯登流眉者可相頡頏。山谷香方。率用海南沈香。蓋識之耳。若夫千百年

之枯株中。如石如杵。如拳如肘。如奇禽龜蛇。如雲氣人物。焚之一銖。香滿半里。不在

此類矣。

蓬萊香

蓬萊香出海南。即沈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狀。極堅實。狀類沈香。惟入水則浮。氣稍輕清。價亞沈香。剝去其背帶木者。亦多沈水。

鵝鴝斑香

鵝鴝斑香。亦出海南。蓬萊好箋香中。搓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鵝鴝臆上毛。氣尤清婉。

箋香

箋香出海南者。如蠟皮漁蓑之狀。蓋出諸修治。香之精。鍾於刺端。大抵以斧斫以為坎。使膏液凝注於痕中。膏液垂而下結。巉巖如攢鍼者。海南之箋香也。膏液湧而上結。平闊如盤盂者。蓬萊箋也。其側結者必薄。名曰蠟殼香。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當在海南箋香之下。

衆香

光香出海北及交趾。與箋香同。多聚於欽州。大塊如山石枯槎。氣麤烈如焚松檜。桂

林供佛賓筵多用之。沉香出交趾。以諸香草合和蜜調如薰衣香。其氣溫馨。然微昏鈍。排草香出日南。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諸草香無及之者。橄欖香出廣州及北海。橄欖木節結成。狀如黑膠飴。獨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香之上。桂林東江有此。居人采香賣之。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為佳。欽香味尤淺薄。其木葉如冬青而差圓。皮如楮皮而差厚。花黃而小。子青而黑。人以斧斫木為坎。膏凝於痕。遂採以為香。香之為香良苦哉。

零陵香

零陵香出猺洞及靜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陰沮洳之地。皆可種也。逐節斷之。而案說文其傷也。从戈才聲。祖才切。其節隨手生矣。春暮開花。結子即可割。薰以煙火而陰乾之。商人販之。好事者以為座褥臥薦。相傳言在嶺南不香。出嶺則香。謂之零陵香者。靜江舊屬零陵郡也。

蕃梔子

蕃梔子出大食國。佛書所謂薝蔔花是也。海蕃乾之。如染家之紅花也。今廣州龍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梔故也。又深廣有白花。全似梔子花而五出。人云亦自西竺來。

亦名簷筒。此說恐非是。

樂器門

平南樂

廣西諸郡人多能合樂。城郭村落。祭祀婚嫁喪葬。無一不用樂。雖耕田亦必口樂相之。蓋日聞鼓笛聲也。每歲秋成。衆招樂師教習子弟。聽其音韻。鄙野無足聽。唯潯州平南縣係古龔州。有舊教坊樂。甚整。異時有以教坊得官。亂離至平南。教土人合樂。至今能傳其聲。

搖樂器

搖人之樂。有盧沙。銃鼓。胡盧笙。竹笛。盧沙之制。狀如古簫。編竹為之。縱一橫八。以一吹八。伊嘵其聲。銃鼓乃長大腰鼓也。長六尺。以燕脂木為腔。熊皮為面。鼓不響。鳴以泥水塗面。即復響矣。胡盧笙。擗竹於瓢。吹之。嗚嗚然。笛韻如常。笛差短。大合樂之時。衆聲雜作。殊無翕然之聲。而多繫竹。笛以相團樂。跳躍以相之。

腰鼓

靜江腰鼓最有聲腔。出於臨桂縣。職由鄉。其土特宜。鄉人作響。燒腔。鼓面鐵圈。出於

古縣其地產佳鐵工善煖故圉勁而不褊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鞞之合樂之際聲響特遠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

銅鼓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類蹲一大一小相負也周圍款識其圓紋為古錢其方紋如織算或為人形或為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環成章合其衆紋大類細畫圓陣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銅鼓大者闊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縣用以為更點交趾嘗私買以歸復埋於山未知其何義也按廣州記云俚獠鑄銅為鼓唯以高大為貴面闊丈餘不知所鑄果在何時按馬援征交趾得賂越銅鼓鑄為馬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亦有極小銅鼓方二尺許者極可愛玩類為士夫搜求無遺矣。

桂林儺

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請軍儺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儺嚴身之具甚飾進退言語咸有可觀視中州裝隊仗似優也推其所以然蓋桂人善製

戲面佳者一直萬錢。他州貴之如此。宜其聞矣。

白中鼓樂

南人難得烏紗。率用白紵為巾。道路猶望白中也。北人見之遽訝曰。南瘴疾殺人。殆此屋制服者歟。又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者反於白中上綴少紅線以表之。嘗聞昔人有詩云。蕭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是也。

寶貨門

珠池

合浦產珠之地。名曰斷望池。在海中孤島下。去岸數十里。池深不十丈。蜃人沒而得蚌。剖而得珠。取蚌以長繩繫竹籃。攜之以沒。既拾蚌於籃。則振繩令舟人汲取之。沒者亟浮就舟。不幸遇惡魚。一縷之血。浮於水面。舟人慟哭。知其已葬魚腹也。亦有望惡魚而急浮。至傷股斷臂者。海中惡魚莫如刺紗。謂之魚虎。蜃所甚忌也。蜃家自云。海上珠池若城郭然。其中光怪不可向通。常有怪物哆口吐翕。固神靈之所護持。其中珠蚌。終古不可得者。蚌溢生於城郭之外。故可採耳。所謂珠熟之年者。蚌溢生之多也。然珠生熟年。百不一二。耗年皆是也。珠熟之年。蜃家不善為價。冒死得之。盡為

埃有博物者曰。是所謂辟塵犀者耶。

琥珀

久云茯苓在地千年。化為琥珀。欽人田家鋤山。忽遇琥珀。初不之識。或告之曰。此琥珀也。厥直頗厚。其人持以往博易場。賣之。交趾。驟致大富。

碑磬

南海有蚌屬曰碑磬。形如大蚶。盈三尺許。亦有盈一尺以下者。惟其大之為貴。大則隆起之處。心厚數寸。切磋其厚。可以為杯。甚大。雖以為瓶可也。其小者。猶可以為環。佩花朵之屬。其不盈尺者。如其形而琢磨之。以為杯。名曰澱澱。則無足尚矣。佛書所謂碑磬者。玉也。南海所產。得非竊取其名耶。

龍涎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鯨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因至番禺嘗見之。不薰不瀝。似浮石而輕也。人云龍涎有異香。或云龍涎氣腥。能發眾香。皆非也。龍涎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一鉢。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座客可用一剪分烟縷。此其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

烈也。

大貝

海南有大貝。圓背而紫斑。平面深縫。縫之兩旁。有橫細縷。陷生縫中。本草謂之紫貝。亦有小者。大如指面。其背微青。大理國以為甲冑之飾。且古以貝子為通貨。又以為寶器。陳之廟朝。今南方視之與蚌蛤等。古今所尚。固不同耶。

金石門

生金

廣西所在產生金。融宜昭藤江濱。與夫山谷皆有之。邕州溪峒及安南境。皆有金坑。其所產多於諸郡。邕管永安州與交趾一水之隔爾。鵝鴨之屬。至交趾水濱遊食而歸者。遺糞類得金。在吾境水濱則無矣。凡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於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麩。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謂之生金。昔江南遺趙韓王瓜子金。即此物也。亦有大如雞子者。謂之金母。得是者富。固可知交趾金坑之利。遂買吾民為奴。今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鎮宅博賽之戲。一擲以金一杓為注。其豪侈如此。則其以金交結內外。何所不可為矣。古人欲使黃金與土同價者。知本之言也。

丹砂水銀

昔葛稚川為丹砂。求為句漏令。以為仙藥在是故也。句漏今容州。則知廣西丹砂。非他地可比。本草金石部以湖北辰州所產為佳。雖今世亦貴之。今辰砂乃出沅州。其色與廣西宜州所產相類。色鮮紅而微紫。與邕砂之深紫微黑者大異。功效亦相懸絕。蓋宜山即辰山之陽故也。雖然。宜辰丹砂雖良。要非仙藥。葛稚川不求此也。嘗聞邕州石江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金纏砂。大如箭鏃。而上有金線縷文。乃真仙藥。得其道者。可用以變化形質。試取以煉水銀。乃見其異。蓋邕州燒水銀。當砂十二三斤。可燒成十斤。其良者。十斤真得十斤。惟金纏砂八斤可得十斤。不知此砂一經火。其形質乃重。何哉。是砂也。取毫末而齒之。色如鮮血。誠非辰宜可及。邕州溪峒砂發之年。中夜望之。隱然火光滿山。嗟夫。稚川知之矣。

煉水銀

邕人煉丹砂為水銀。以鐵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細眼鐵板。下釜盛水。埋諸地。合二釜之口於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熾火。丹砂得火。化為霏霧。得水配合。轉而下墜。遂成水銀。然則水銀即丹砂也。丹砂稟生成之性。有陰陽之用。能以獨體化為二體。此

其所以為聖也。然丹經乃有真汞何哉。余以為丹砂燒成水銀。故已非真汞。邕州左
右溪峒歸德州大秀墟。有一丹穴。真汞出焉。穴中有一石壁。人先鑿竅方二三寸許。
以一藥塗之。有頃真汞自然滴出。每取不過半兩許。所塗之藥。今忘其名矣。是色紅
粉與水銀白青之色殊異。其倍亦重於水銀。嗟夫。學仙得此。其至寶歟。

銀朱

桂人燒水銀為銀朱。以鐵為上下釜。下釜如盤盂。中置水銀。上釜如蓋。頂施竅管。其
管上屈曲垂於外。二釜函蓋相得。固濟既密。則別以水浸曲管之口。以水灼下釜之
底。水銀得火則飛。遇水則止。火煖體乾。白變而丹矣。其上曰頭朱。次曰次朱。次者不
免雜以黃丹也。

銅

史稱駱越多銅銀。交州記曰。越人鑄銅為船。廣州記曰。俚獠鑄銅鼓。聞交阯及占城
等國王所居。以銅為瓦。信知南方多銅矣。今邕州有銅固無幾。而右江溪峒之外有
一蠻峒。銅所自出也。掘地數尺。即有礦。故蠻人多用銅器。嘗有獻說於朝。欲與博易
事。下本路諸司。謂且生邊釐。奏罷之。

銅綠

綠所在有之。湖南之衡水。廣東之韶。廣西之邕。皆有之。蓋銅之苗裔也。有融結於山巖。翠綠可愛玩。質如石者。名石綠。色鮮美。淘取英華。以供畫繪。其次可飾棟宇。又一種肥爛如碎土者。名泥綠。人不甚用。

鉛粉

西融州有鉛坑。鉛質極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聲天下。桂粉舊皆僧房罨造。僧無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後經略司專其利。歲得息錢二萬緡。以資經費。羣僧乃往衡嶽造粉。而以下價售之。亦名桂粉。雖其色不若桂。然桂以故發賣少遲。

鍾乳

靜江多巖洞。深者數里。崗穴之中。或高不可逾。或下不可隨。石脈滴水。風所不及。悉成鍾乳。風之所及。雖曰結乳。色乃麤黃。不堪入藥。鍾乳之產也。乳床連延。乳管倒垂。漸銳而長。滴漉未已。冰筋成列。長者一二尺。短者四五寸。人以竹管仰插而折取之。煮以七復之重湯。研以三旬之玉槌。試之肌紋。以觀其細。澄之灰池。而乾其體。日以

煇之。其色微輕紅。真者細妙。服之刀圭。淪肌浹髓。凡乳通如鵝管。中無雁齒。或破如爪甲。文如蟬翼者。上也。本草所謂石鍾乳是也。管無梢。連石林者商尊也。乳林之石明潔如玉者。孔公尊也。三物本同種。本草以石鍾乳居玉石上秩。商尊孔公尊皆在中秩。其功用必有優劣爾。今廣西帥司所造鍾乳粉。率二尊也。所謂鵝管石。蓋什之一二耳。鍾乳所產。亦自有異。有石乳。有竹乳。有茅乳。石乳者生於石上。石液相滋化而為乳。色如冰玉。是為最良。竹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竹。竹石相滋。液化為乳。其色稍青。茅乳者生於土石山洞。其上生茅。茅液相滋。化而為乳。其色微黃。皆可煮煉。以為溫藥。未煉之乳。體性皆寒。且有石毒。惟假湯火之功。去其毒性。乃能廢寒為溫。以成上藥。今本草注家謂石乳溫。竹乳平。茅乳寒。此說恐未必然。產乳之穴。雖曰深遠。未嘗有蛇虺居之。本草注家又謂深潤幽穴。龍蛇毒氣所成。斯大謬矣。凡煮煉乳水。人或悞飲。能使人失音。其毒如此。

滑石

靜江峯峒中出滑石。今本草所謂桂州滑石是也。滑石在土。其爛如泥。出土遇風則堅。白者如玉。黑如蒼玉。或琢為器用。而潤之以油。似與玉無辨者。他路州軍頗愛重。

之。桂人視之如土。織布粉壁皆用。在桂一斤直六七文而已。

石鷲

石鷲生於石。遇雷雨則震躍而出。蓋陽氣之感。今湖南永州所產絕佳。色黃而頭背翅脊了了然。廣西象州江濱石中亦有之。凡石中有叢生如海蚶者極多。非真石鷲也。

石蠃石蝦

海南州軍海濱之地生石蠃。軀殼頭足與夫巨螯。宛然蝓蚌之形也。又有石蝦亦宛然蝦形。皆藥物之所須也。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詰。本草石蠃能療目。而石蝦治瘡未詳。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楷梅也。雖巧花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着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為海水所化。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着如烏藥。大抵皆化為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入藥與否。然皆奇物也。

花木門果實附
草附

宋 周去非撰

桂

南方號桂海。秦取百粵號曰桂林。桂之所產。古以名地。今桂產於欽賓二州。於賓者。行商陸運致之北方。於欽者。舶商海運致之東方。蜀亦有桂。天其以為西方所資歟。桂之用於藥尚矣。枝能發散。肉能補益。二用不同。桂性酷烈。易以發生。古聖人其知之矣。桂枝者發達之氣也。質薄而味稍輕。故傷寒湯飲。必用桂枝。發散救裏最良。肉桂者溫厚之氣也。質厚而味沈芳。故補益圓散。多用肉桂。今醫家謂桂年深則皮愈薄。必以薄桂為良。是大不然。桂木年深愈厚耳。未見其薄也。以醫家薄桂之謬。攷於古方。桂枝肉桂之分。斯大異矣。又有桂心者。峻補藥所用也。始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刮取貼木多液之處。狀如經帶。味最沈烈。於補益尤有功。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小橡子。取未放之蕊。乾之。是為桂花。宛類茱萸。藥物之所緩。而食品之所須也。種桂五年乃可剝。春二月秋八月。木液所剝之時也。桂葉比木樺葉稍大。背有直脈。

三道。如古圭製然。因知古人製字為不苟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葉如槐。輪困蔭樾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壘壘抱持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四時結子。葉脫亦無時。隨落隨生。春時亦搖落滿庭。禽鳥銜其子。寄生它木上。便鬱茂。根鬚沿木身垂下至地。得土氣滋直盛壯。久則過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柳州柳侯廟庭前大榕。有桄榔一株生其中。相傳以為異。知者以為本榕子寄生桄榔上。歲久反抱合之。非異也。榕閩中亦有之。

沙木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猺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負以出。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倍稱。

燕脂木

燕脂木堅緻。色如燕脂。可鑄作器。融州及州峒桂林屬縣有之。

思欄木

思欄木生兩江州峒。堅入清水中。百年不腐。峒人及交趾。以為弓弩標槍之材。為天

天下最

檳榔

檳榔生海南黎峒亦產交趾。木如椶櫚。結子葉閒如柳條顆顆叢綴其上。春取之為軟檳榔。極可口。夏秋採而乾之。為米檳榔。漬之以鹽。為鹽檳榔。小而尖者為雞心檳榔。大而匾者為大腹子。悉下氣藥也。海商販之。瓊管收其征。歲計居什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矣。

枕榔

枕榔木似椶櫚。有節如大竹。青綠聳直。高十餘丈。有葉無枝。蔭綠茂盛。佛廟神祠亭亭列立。如寶林然。結子葉閒。數十穗下垂。長可丈餘。翠綠點綴。有如纓絡。極堪觀玩。其根皆細鬚。堅實如鐵。鏃以為器。悉成孔雀尾斑。世以為珍。木身外堅內腐。南人剖去其腐以為盛溜。力省而功倍。溪峒取其堅以為弩箭。沾血一滴。則百裂於皮裏。不可撤矣。不惟其木見血而然。雖木液一滴。著人肌膚。即遍身如鍼刺。是殆木性攻行於氣血也歟。凡木似椶櫚者有五。枕榔。檳榔。椰子。夔頭。桃竹。是也。檳榔之實可施藥物。夔之葉可以蓋屋。桃竹可以為杖。椰子可以為果。夔若枕榔則為器用而可以永

久矣。

椰子木

椰木身葉悉類椶櫚。椶櫚之屬。子生葉開。一穗數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惟此。與波羅密耳。初採皮甚青嫩。已而變黃。久則枯乾。皮中子殼可為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

竹

嶺南竹品多矣。傑異者數種。因錄於後。斑竹。本出全之清湘。桂林屬縣皆有之。初生時但點點淡青。鑿如苔痕。久則青退而紫斑漸明。中有疊暈。江浙間斑竹。直一沁痕而無暈也。澀竹。一名篋勞竹。每一節上半猶是常竹。其半筠膚龜澀。視之似生細毛。可借以磨琢爪甲。人取其澀處削成錯子。黑漆其裏。以相贈遺。用久剝滑。醋浸少頃。火炙乾。復澀矣。老者彌澀。然亦奇物。邕州兩江多有之。蕩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葉。穰陰鬱然。它竹不逮。節上出小筍。擇破成枝。春深根旁大筍才出。經冬不已。極易種。笏竹。其上生刺。南人謂刺為笏。種之極易密。久則堅甚。新州素無城。以此竹環植。號曰竹城。交趾外城亦種此竹。人面竹。節密而凸。橫斜相間。每凸處突出長

圓宛如人面。近根之處幾百節。密密相聚。人亦採為拄杖。釣魚竹。身葉皆類蕩竹。枝極柔弱。垂下搖曳數尺。如釣絲可愛。筍瘦而白。於食品最佳。箭竹。山中悉有之。諸郡治兵器。各自足用。不求之嶺北。桂林十二枝箭為錢二百。則其蕪賤可知矣。

荔枝圓眼

荔枝。廣西諸郡所產。率皮厚肉薄。核大味酸。不宜曝乾。非閩中比。佳者莫如興化海南。荔子。可比閩中。不及興化矣。然廣西諸郡。富產圓眼。大且多肉。遠勝閩中。邕州唯官莊所產。數根絕奇。肉厚味長。又當與興化皺玉比矣。靜江一種曰龍荔。皮則荔子。肉則圓眼。其葉與味。悉兼二果。色青時便熟。後但微黃。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噉。令人發痢。多食能生疾。與荔枝同時。

紅鹽草果

邕州取新生草果。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曝乾薦酒。芬味甚高。世珍之。草豆蔻始結實如小舌。即擷取。紅鹽乾之。名鴨哥舌。尤為難得。一廬山茶罐。可貯五百枚。

八角茴香

八角茴香。出左右江蠻峒中。質類翹。尖角八出。不類茴香。而氣味酷似。但辛烈。只可

合湯不宜入藥。中州士夫以為薦酒。咀嚼少許。甚是芳香。

餘甘子

南方餘甘子。風味過於橄欖。多販入北州。方實時零落藉地。如槐子榆莢。土人乾以合湯。意味極佳。其木可以制器。欽陽所產為最。蓋大如桃李。清芬尤甚也。世間百果無不軟熟。唯此與橄欖。雖膚尤堅脆。可以比德君子。南人有言曰。餘甘一時熟。獐一日肥。其說蓋二物忽然有異。則餘甘熟一時。頃而復生。獐肥一日而復瘦也。欽州靈山縣一士人姓竈。其大父一日往山間。忽見餘甘徧山。如來禽紛熟。飽餐快甚。須臾便復青脆。袖中猶攜數熟。餘甘歸以示閭里。至傳為異事。

石栗

石栗。殼厚硬。白褐色。圓形如象子。

杓栗

杓栗。灰褐色。正圓。殼硬有柄。似杓。

蕉子

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節節有花。如菡萏。花謝有實。一穗數枚。如肥皂。長

數寸。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實。以梅汁漬暴乾。按區所云芭蕉乾是也。雞蕉則甚小。亦四季實。芽蕉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南人珍之。非他蕉比。秋初方實。

烏攬

烏攬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作蔬茹。核差長。其中仁味鬆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餽遺者獨以核致遠。微暴乾。椎取仁。方攬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峒。

柚子

柚。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穰極小。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便於用也。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而肉赤。春實。

百子

南方果實以子名者。百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半是山野閒草木實。江浙山中木子亦有之。猿狙所食。非佳實也。因錄其識。且可食者。見於後。羅晃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內有二三實如皂子。亦如橄欖。皮有七重。煨食甘美。類熟栗。亦曰羅望子。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閒實。半青黃時。

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人面子。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

肉甘酸。宜蜜饑。鏤為細瓣。去核。按匾煎之。微有橘柚芳氣。南果之珍也。五核子。按

成。大桂海虞衡志。作五核子。以義考之。當作稜。形甚脆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甚薄。味酸。久則微甘。

朴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黎檬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或云自南蕃來。番禺人多不用醃。專以此物調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鹽漬。暴乾收

食之。櫓子。大如半升碗。諦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如柏子之未裂。攢

結甚堅。非刀斧不破。冬生色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苗叢高丈許。即成幹。葉長

如菱蘆。刺生兩旁。土人密植以為藩籬。或乾其葉去刺以織席。臥之撼撼有聲。後

擦子。如錐栗殼中多白毛。須搓擦而後可食。肉甘而微澀。地蠶子。生土中。如小蠶

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紫藕而淡。亦以薦酒。尖炭子。如烏李。山韶子。色紅有

刺。肉如荔枝。以下並夏實。部蹄子。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作部蹄子。如黃大石榴。木賴子。如淡

黃大李。黏子。如指面大。褐色。千歲子。叢生如青黃李。味甘。赤棗子。如酸棗。微長。

味酸。生巖石上。藤韶子。大如鳧卵。蒂紅色。以下並秋實。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

米粒。一顆數十粒。殼子。如青梅。味甘。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一穗數百枚。

淡黃色。木蓮子。如胡桃。皮殼皆紫褐色。蘿蒙子。黃大如根柢。特乃子。狀似榧子而圓長。亦類石蓮。色褐。有殼。連殼蒸熟食之。味稍淡。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則皮肉增核。核可為經珠。似菩提子。或云頃曾進入京師。被黜。故以名。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中有小核。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生。味極甘。賓州尤多。秋風子。色狀俱似棟子。味酸澀。邕州有之。或名隨風子。增城自有隨風子。入藥用。非此類。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朱圓子。正圓。深紅可玩。狀似楮椽子。又似無蒂棠棣子。微甘。冬實。粉骨子。皮黃。肉如粉。味酸。塔骨子。匾如大橘。皮裏空虛。布衲子。似李而色黃。黃肚子。如小石榴。皮乾硬如沒石子。枯莖如棘。其上點綴布生。不甚堪食。蒲柰子。狀如棗而差圓。味酸甜。其核可為數珠。水泡子。生水濱。小木。白花。似玉蝴蝶。結子似金罌。而黃白無刺。味甘多液。肉理輕虛。如水泡然。木翁子。生水濱。大木。葉似枇杷。大如指面。色紅而甘。巾斗子。似海紅。沐浣子。似棠棣。色黃皮皺。可浣衣。牛粘子。即牛妳也。天威子。如橄欖而小。鹽糝和之。可以作鮓。石胡桃。堅如石。其中肉無幾。味與北胡桃略同。頻婆果。極鮮紅。可愛。佛書所謂唇色赤。好如頻婆果是也。木饅頭。在中州。蔓生。枝葉開。

可以充藥物。在南州則木生。不生於枝葉。而綴生於本身。可以為果實。二物其形相類。但蔓者肉薄多子。未熟先落。木生者肉厚。中有飴蜜。當其紅熟。亦頗可口。深廣難得佳果。公筵多用以備數。人乃附會其說曰。廣中公筵。刻木為饅頭。識其下曰某州公庫。一樣若干。斯言過矣。

藤

藤。梧州產。大者可為胡床。小者圈為盤盂。又其小而細長者。織以為籠篋臥單。耐久而文理可觀。其葉則以為漁父之蓑。一領可終身用矣。藤州州治之外。嘗有古藤甚大。故以名州。

花藤

花藤在西融州。藤中爛斑。其花紋如攢銀杏。葉或似牡丹花片。照之透明。乃鍛以為器用。人多珍之。

膽瓶蕉

膽瓶蕉。一根唯一身。離地寸許。其身特大。而其上漸小。至葉乃大開數。長大翠綠。正如膽瓶中插數枝蕉葉也。亭館列植。尤可愛玩。亦名象蹄蕉。言如象蹄然。

水蕉

水蕉不結實。南人取之為麻縷。片乾灰煮。用以織緝。布之細者。一匹直錢數緡。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鬚。蒼黑色。春夏開。至歲寒猶芳。

南山茶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結實如繭。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皂子。大別自有一種。葉厚硬。花深紅。如中州所出者。

素馨花

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撮花頭裝於他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二文。人競買戴。

茉莉花

茉莉花。番禺亦多。土人愛之。以浙米漿日澆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澆。益佳。

石榴花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復又大發花且實。枝頭顆顆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釘盤筵。極可玩。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白與深紅相雜。齊開。此為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則紅。蓋未詳也。

添色芙蓉花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文忠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與此同意。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

豆蔻花

豆蔻多矣。白豆蔻出南蕃。草豆蔻出邕州溪峒。而諸郡山間亦有豆蔻花。最可愛。其葉叢生如薑葉。其開花抽一幹。有撐包之。撐去有花一穗。葉數十緞之。悉如指面。其色淡紅。如蓮花之未敷。又如葡萄之下垂。范石湖嘗作詩。有貫珠垂寶絡。剪綵倒鸞枝之句。南人取花漬以梅汁。日乾之。香味芳美。極有風致。余初見之。意草蔻而味辛。

激人亦取其子為蜜果。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來開藥圓白如大珠。既折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採以蒸香。風味超勝桂林。好事者或為之。其法以佳沈香薄片劈著淨器中。鋪半開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明日復易。不待花萎香焉也。花過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吳宅作心字香。及瓊香。用素馨茉莉法亦爾。大抵泡取其氣。今自薰陶。以入香骨。實未嘗以甌釜蒸煮之。

曼陀羅花

廣西曼陀羅花。徧生原野。大葉白花。結實如茄子。而徧生小刺。乃藥人草也。盜賊採乾而未之。以置人飲食。使之醉悶。則挈篋而趨。南人或用為小兒食藥。去積甚峻。

拘那花

拘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梅。夏開淡紅花。一朵數十萼。繁如紫薇花。瓣有銘文如剪金。至秋深猶有之。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裹梅花

裹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者連蒂。色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

玉脩花

玉脩花。粉紅色。四季開。

月禾

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地暖。故無月不種。無月不收。正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種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種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地氣既暖。天時亦為之大變。以至如此。

大蒿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蒿草不凋。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杵。漕屬王仲顯沿檄失轎杠。從者斫道旁木代之。行數里輒脆折。怪視之。蒿也。古有蒿

柱之說。豈其類乎。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置室中。辟蜈蚣。蛇不敢入。

蛆草

蛆草高一二尺。狀如茅。夏月插一枝盤筵中。蚊蠅不近。食物亦不速腐。柳州有之。

銅鼓草

銅鼓草。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菜菔。治瘍毒。醋磨塗之。

石髮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淺綠色。置食肴中。極可愛。然易爛而薄於味。

匾菜

匾菜出海上。細如苧帶。匾如薤韭。長一二尺。亦宜盤飪。此石髮差有味。筋韌可咀嚼。

胡蔓草

廣西妖淫之地。多產惡草。人民亦稟惡德。有藤生者曰胡蔓。葉如茶。開小紅花。花一葉。揉其葉漬之水。涓滴入口。百竅潰血而死矣。愚民私怨。如以自斃。人近草側。其葉

自搖。蓋其惡氣好攻人氣血如此。人將期死。採其葉心嚼而水吞之。面黑舌伸。家人覺之。急取抱卵不生雞兒。細研。和以麻油。挾口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小遽不可救矣。若欲驗之。齒及爪甲青。採銀釵咽中。銀變青黑者是也。人死焚尸。次日灰骨中已生胡蔓數寸。此等惡種。火不能焚。天之生物有如此者。朝廷每歲下廣西尉司除胡蔓。此亦人代天工之意。勿謂其不可去而一不問也。

宋 周去非撰

禽獸門

象

交趾山中有石室。唯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芻豆于中。驅一雌象入焉。乃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既入。因以巨石塞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華。少馴。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鈎。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執鐵鈎。以鈎其頭。欲象左。鈎頭右。欲右。鈎左。欲卻。鈎額。欲前。不鈎。欲象跪伏。以鈎正案其脛。復重案之。痛而號。鳴。人見其號也。遂以為象能聲。若焉。人見其羣立而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鈎。以前卻左右之也。蓋象之為獸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鈎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者來。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以鼻為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

飲水亦以鼻吸而捲納諸口。村落小民新斃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臃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之。象行必有熟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刀。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刀下擊其身。苟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為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刀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則療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穿殺之者。去熟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為穿。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穿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第所經行。必無虛土耳。象目細畏火。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蹙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人殺一象。眾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之。食物之一雋也。象皮可以為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硬直而乾之。治以為杖。至堅善云。

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為人害。村落則晝夜羣行。不以為異。余始至欽。已見城北門眾逐虎。頗訝之。未幾白事提學司。投宿寧越驛亭中。率是虎跡。予怪而問焉。答曰。吾與妻子卧壁下。虎夜掉尾擊吾壁。以鼻嗅人氣。垂涎下云。比還欽時。雨潦壞城。虎入城。負大豕無虛夕。因玩狎不復驚。忽有虎晚入安遠縣衙。坐戒石前。守宿吏卒不以為意。直相與揶揄之。少焉緩步陟廳。吏卒始散。乃知虎也。

天馬

邕州溪峒七源州有天馬山。山上有野馬十餘匹。疾迅若飛。人不能適。熙寧間七源知州縱壯馬于山。後生駒駿甚。自後屢縱。迄不可得矣。

蠻馬

南方諸蠻馬。皆出大理國。羅殿自杞特磨。歲以馬來。皆販之大理者也。龍羅張石方五部蕃族。謂之淺蕃。亦產馬。馬乃大口。頂軟趾高。真駑駘爾。唯地愈西北。則馬愈良。南馬狂逸奔突。難於駕馭。軍中謂之拚命擡。一再馳逐。則流汗被體。不如北馬之耐。然忽得一良者。則此馬雖壯。不可及也。此豈西域之遺種也耶。是馬也。一匹直黃金

數十兩。苟有必為峒官所買。官不可得也。蠻人所自乘謂之座馬。往返萬里。跬步必騎。馳負且重。未嘗困乏。蠻人寧死不以此馬予人。蓋一無此馬。則不可返國。所謂真堪託死生者。聞南詔越巂之西產善馬。日馳數百里。世稱越巂駿者。蠻人座馬之類也。聞今溪峒有一黃淡色馬。高止四尺餘。其耳如人指之小。其目如垂鈴之大。鞍轡將來。體起拳筋。一動其羶。倏忽若飛。跳牆越塹。在乎一喝。此馬本蠻王騎來。偶病黃峒官以黃金百兩買而醫之。後蠻王再來。見之歎息。欲以金二百兩買去。勿予之矣。嘗有一勢力者。欲強取之。峒官鑿裂其蹄。然不害於行也。此馬希世之遇。何止來十

一於千萬哉。謂可必得。害事多矣。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又能辛苦。瀧水人多孳牧。歲七月十五日。則盡出其所蓄。會江上馳騁。角逐買者悉來聚觀。會畢即議價交易。它日則難得矣。湖南邵陽營道等處亦出一種低馬。短項如豬。篤鈍不及瀧水。兼亦稀有雙脊者。

蠻犬

蠻犬如獵狗警而獠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茅寮率攜一犬以自防盜莫敢近。

猿

猿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能抱持其母牢不可拆。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猶抱母皮不釋。獵猿者可以戒也。猿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累累然。

白鹿

欽州平野多鹿。中有一鹿大軀長角玉雪其色嘗墮蘇氏網羅幾擒而逸。淳熙乙未二月有野婦把一白麋鬻於市。太守鄭以錢七百得之。日取生牛乳飼之。長大乃雌。爾然馴狎可愛。鄭求得張曲江進白鹿故事。作纍金羈絡掩尾之飾。將以進呈而不遂。然欽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異也。南方野鹿成羣。望人不去。近逼之而後走。性癡。畏聞人氣。人在上風。其走必速。下風則走遲。獵者從下風逼射之。

蝮

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鼻鼈。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牀。今冕服所畫。雖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服章。厥有由哉。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割檄攬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蹠蹠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即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為獸也。擊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扶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于猿人之門。猿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片繫合之中。椽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猿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為害。不然。雖猿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山豬

山豬。卽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為羣。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

花羊

花羊。南中無白羊。多黃褐白斑。如黃牛。又有一種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羣。山谷望之。真鹿也。有饌中羊皮。率青黯可憎。以無白羊故也。

綿羊

綿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繭纒。翦毛作氈。尤勝朔方所出者。

大狸

凡狸之類不一。多有穴於城郭園林者。其大倍貓。身有黑黯。鳴號洶厲。處處有之。邕別有一種大狸。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彼人云。歲久則為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寢及覆胡牀。其大幾及豹也。

風狸

風狸。狀如黃援。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風疾奇效。有野夫籠一枚。詣賓守劉仔任道。晝伏不動。夜則奔躍於籠中不休。需錢五十千。劉

笑卻之。

仰鼠

欽州有鼠形如豬。黑身白腹。仰生土中。攻土而行。逆順前卻。迅疾難捕。人見土面。適遷墳起。即知其為鼠。急以鑿斷其前後。夾掘而擒之。不然。一聞鑿聲。退而逝矣。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於柱中。行地上。疾如激箭。官舍中極多。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捕得。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效如神。功用勝山豆根。謂之石鼠肚。

麝香

自邕州溪峒來者。名土麝。氣臊烈。不及西香。然比年西香多偽雜。一臍化為十數枚。豈復有香。南麝氣味雖劣。以不多得。得為珍貨。不暇作偽。入藥宜有力。

懶婦

懶婦。世傳織婦慵懶者所化。狀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田夫以機軸織維之器挂田。

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峒。俗傳為補助要藥。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云能解藥前毒。中箭者斫其骨少許。傅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或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抱木枯者土人自稀得之。徒有其說而已。

山鳳凰

鳳凰生丹穴。丹穴南方也。今邕州溪峒高崖之上。人跡不至之處。乃有鳳凰巢焉。五色成章。大逾孔雀。如今所畫。而頭特大。百鳥遇之必環列而立。其頂之冠常盛水。雌雄更飯。未始下人間。南人謂之山鳳凰。石湖虞衡志云。兩江深林有卵。雄者以木枝。雌者以木枝。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窠窠殺之。此亦暴物。

孔雀

孔雀世所常見者。中州人得一。則貯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賤于所產者如此。膽能殺人。以膽一滴。霑于酒盞之脣。而酌以飲人亦死。前志謂南方有大雀。五色。

成文為鸞鳳之屬。孔者大也。豈是物與。

鸚鵡

占城產五色鸚鵡。唐太宗時環王所獻是也。□□謂能訴寒。有詔還之。環王國即占城也。余在欽。嘗於轟守。見白鸚鵡。紅鸚鵡。白鸚鵡。大如小鵝。羽毛有粉如蝴蝶翅。紅鸚鵡其色正紅。尾如烏鶯之尾。然皆不能言。徒有其表爾。欽州富有鸚哥。頗慧。易教。土人不復雅好。唯福建人在欽者。時或教之歌。乃真成閩音。此禽南州羣飛如野鳥。舉網掩羣。實以為鮮。物之不幸如此。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鷄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精熟。至能終一闕。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飼以生物。故又難蓄。南方珍禽之尤。然書傳未之紀。當為難得。人罕識云。

秦吉了

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味黃距。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

及咳嗽謳吟。聞百蟲音。隨輒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秦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邊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

翡翠

翡翠產于深廣山澤間。穴巢于水次。一壑之水。止一雌雄。外有一焉。必爭界而鬪死。人乃用其機。養一媒。擊諸左手。以行澤中。翡翠見之。就手格鬪。不復知有人也。乃以右手取羅掩之。無能脫者。邕州右江產一等翡翠。其背毛悉是翠茸。窮後者用以燃織。

雁

雁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吳中太湖。雖盛夏亦有留雁。蓋太湖深處至涼。且有魚蚌可戀也。衡陽有回雁峯。云雁至此不復南征。余在靜江數年。未嘗見一雁。益信有回雁之說。蓋靜江雖無瘴癘。而深冬多類淺春。故雁不至。况于深廣常燠之地乎。

靈鷲

邕州有禽曰靈鷲。狀如啄木而差大。巢于木穴。生子其中。人以木窒其穴。鷲至無所

歸。乃至地禹步。俄而所窒躍去。乃得入穴。其後以灰布地。而窒其穴。欲觀其步而效之。鵲禹步急。以爪畫步而入穴。人欲效之無由。

骨噪

邕州有禽曰骨噪。似竹雞。生茅茨中。人即其巢。原本三字折其骨。母乃原本一字藥如馬

腦。大方寸許。原本三字之骨復能步。人逐其母奪其藥。竟不知原本三字以用。但以囊盛

藥。為小兜辟惡。久而藥亦復不見。謹收不過原本

鳩

邕州溪洞深山有鳩鳥。形如鴟而差大。黑身紅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鳩禹步遇蛇。其聲邦邦然。蛇入石穴。鳩于穴外禹步有頃。石碎吞之。凡山有鳩。草木悉枯。鳩集于石。其石必裂。或云鳩秋冬脫羽。人以銀作爪勾取。致之銀瓶。否則手爛。欲加鳩于人。以一羽致酒即死。

春蟲

白鳥鶴鶴之屬。秋則自北而南。春則自南而北。猶雁然。而地不同。靜江府人謂之春蟲。欽州蓋春蟲南歸之地也。靜江之興安靈川縣。其人善捕。池塘平野。高木淺林。無

非機弄春蟲北出必過一縣。欲宿彷徨不敢下。其捕法云。先訓一春蟲為媒。則于水塘遍插偽禽。若啄若立之勢。以為之誘。又于塘側跨水結小低屋以蔽人形。每晚殺小蝦養數籃。置之小屋中。忽見春蟲羣飛。縱媒誘之以下。其媒能前後邀截。必誘入塘乃止。噫。此禽真賣友者耶。春蟲既已下。人乃于小屋中暗擲蝦蟇。媒先來食。人乃設機械。暗于水中鈎其脚而取之。其為械也。製鐵鈎如鸛觜。當其折曲處。又折為小環。如鵝目。令稍缺。可以鈎陷春蟲之脛于鈎之柄。立小梗寸許。以為暗行水中。度春蟲近屋取食。人以鐵鈎暗鈎其足脛。微掣鈎。令脛陷入小環。而不得脫。乃急于水裏拽入小屋。拔其六翮。復縱焉。已不能飛。姑留之以疑眾禽。少留乃得以次取之。

鷄子

廣西海山多鷄。雷化間羅為鮓。至富也。鷄乃海中黃魚所化成者。黃魚當秋冬。羽翼以化于水中。俟北風拍岸。遂登岸成鷄。便能行入茅葦。海南人捕得黃魚。有半化為鷄者。莊周鷗鵬之喻。小大不同。其義一也。余嘗推其故。物未有非類而能化者。烏魚皆生于陰。豈非質異而性同歟。

鬪鷄

芥肩金距之技。見于傳而未之覩也。余還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鶩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殺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為塹。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于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嘴利。割截冠綾。使敵雞無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喫兩腋。調飼一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即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即為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為三閒。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為一閒。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為一閒。最後一閒。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于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于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

薄刃如爪。鑿柄于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于其始。芥肩取勝于其終。李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為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長鳴雞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一雞直銀一兩。形矮而大。羽毛甚澤。音聲圓長。一鳴半刻。

潮雞

廣有潮雞。潮至則啼。身小足矮。昔余襄公靖詩云。客聽潮雞迷早夜。人瞻颺母識陰晴是也。

枕雞

欽州有小禽一種。大如初生雞兒。毛翎純黑。項下有橫白毛。向晨必啼。如雞聲而細。人置枕間。以之司晨。亦名曰鷄子。余命曰枕雞。

翻毛雞

雞翎皆翻生。彎彎向外。雌雄皆然。二廣皆有之。

嶺外代答卷九終

嶺外代答卷十

宋 周去非撰

蟲魚門

蚺蛇

蚺蛇能食獐鹿。人見獐鹿驚逸，必知其為蛇，相與赴之，環而謳謠，呼之曰妖妖。徒架謂姊也。蛇聞歌即俛首。人競採野花置蛇首，蛇愈伏，乃投以木株，蛇就枕焉。人掘坎枕側，蛇不顧也。坎成，以利刃一揮，墮首於坎，急壓以土。人乃四散，食頃，蛇身騰擲一方，草木為摧。既死，則剝其皮以鞞鼓，取其膽以和藥，飽其肉而棄其膏。蓋膏能痿人陽道也。人謂大風油即稱蚺蛇膏，非是。夫蛇之死，可謂愚矣。然天地之間，物理有所不可曉者。以蛇之大而甘受制，誠愚然。特其未見水耳。彼一見水，必夭矯其形，不受制伏，起而吞人。雖不遇水，有小兒在側，亦忽吞之，是其死也。殆有機緘者存，非蛇之愚也。

六目龜

聞欽七洞有六目龜，欣然異之。因人求得，乃真目之上，有四為目耳。所謂偽目，即頭

上金黃花紋。圓長中黑。似目也。然偽目與真目非比。端正不偏。無一不然。亦足愛矣。常龜養之不死。是龜旬日即死。是殆不以龜養龜而然歟。

鼈瑤瑁

欽海有介屬曰鼈。大如車輪。皮裏有薄骨十三。如瑤瑁。今人用以為篋刀筒子者是也。瑤瑁背甲亦十三片。自然成班紋。世言鞭血成斑。斯言妄矣。

鱣音

欽州海濱有穴處水族曰鱣。狀如龍而無角。長五尺許。蜃人得之。繫而售諸市。管界巡檢劉昂者。見而市之。將烹。同僚念其形之似神物也。請縱之江。其未得水則類死矣。一得水則奮迅蹶踏。天橋滅沒。波頭為起。俄然而逝。彼么麼其形。而猶若是。況真龍哉。

鱣鯉魚

春水發生。鱣鯉大魚自南海入江。至潯象之境龍門之下。或為漁網所得。余東歸。將至番禺。有蜃急棹就舟。繫二鱣求售。大者長六尺。小者四尺。脩鼻後腮。口隱於頤。身無細鱗。上各有鋒刃。與凡魚不同。惘然念曰。神龍之祥。乃受制於人如此哉。問所

需幾何。曰四百。即市而縱焉。始則舉首出水。少焉揚鬚掉尾。復舉首似顧。悠然而逝矣。

嘉魚

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所謂南有嘉魚。詩人傳之也。嘉魚形如大鱗魚。身腹多膏。其土人煎食之。甚美。其煎也。徒置魚於乾釜。少焉膏溶。自然煎熟。不別用油。謂之自裹。

河魚

左氏河魚腹疾語。迄無定說。余仕古縣。常食市魚。厨者曰。此魚病肚。不堪食。剖視之。滿腹黃水也。後汎舟。見一魚死於舟側。舟人曰。此魚病肚死矣。問何謂病肚。曰。凡物皆有疾。魚在水無他疾。唯病肚乃死。因悟申叔時河魚之說。

竹魚鰕魚

竹魚出灘水。狀似青魚。味如鰕魚。鰕魚亦出灘水。肉白而豐。味似鰕而鬆美。大抵南中魚品如鯉鯽者甚多。而鰕竹二魚為珍。

鬼蛭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共徑六七寸。褐質。間雜色。晃然。下兩翅有翠點。尤光彩。好飛荔枝上。

黑蛺蝶

黑蛺蝶大如扇。橘蠹所化。翅墨黑。而有翠絲一行。特為鮮明。北人或名玄武蟬。

天鰕

南方有飛蟲。有翅如飛蛾。其尾如蟋蟀。色白。身長似小鰕。然夏秋之間。晚飛蔽天。墮水。人以長竹竿橫江面。使風約之。如萍之聚。早乃掉舟搏取。縷肥肉合以為鮓。味頗美。然比夜墮水。次早即取。乃可用。稍遲一夕。已脫而化矣。

蠶

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疎籬之杪。張額四顧。聳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答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蠶者歟。生曰。然。書傳所載。即是物也。未幾。余染瘴幾死。

古蹟門

韶石

韶石山在韶州東北。高七十丈。濶一百五十丈。昔虞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州。晉永和二年。有飛仙遊其上。張循州韶石圖。有三十六石名。具於左。新婦石。毬門石。大木倉石。小禾倉石。太平石。盤龍石。獅子石。侍石。上鱗魚石。下鱗魚石。帽子峰石。鳳閣石。羅仙峰石。雙闕石。馬鞍石。四接石。使石。三峯石。桃石。大香鑪石。小香鑪石。駱駝石。奏樂石。樓閣石。寶蓋石。硯面石。虹霓石。朝仙峰石。覆船石。五羊石。圓石巖。鍾石。續石。石臼。石井。缺一

秦城

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間。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實始皇發謫戍五嶺之地。秦城去靜江城北八十里。有驛在其旁。張安國紀之詩曰。南防五嶺北防胡。猶復稱兵事。遠圖桂海冰天塵不動。誰知壠上兩耕夫。北二十里有險曰嚴關。羣山環之。鳥道微通。不可方軌。此秦城之遺蹟也。形勢之險。襟喉之會。水草之美。風氣之佳。真宿兵之地。據此要地。以臨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陸。苟出關。自是

可以成列而馳。進有建瓴之利勢。退有重險之可蟠。宜百粵之君。委命下吏也。

綠珠井

鬱林州博白縣。古白州也。晉石崇妾綠珠實生焉。有井名綠珠。云其鄉飲是。多生美女。異時鄉父老有識者。聚而謀。寔是井。後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掩井之人。亦云智矣。

古富州

古富州。今昭州昭平縣。在灘江之濱。荆棘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真所謂三家市也。有舟人登岸飲酒。遂宿茅屋家。夜半。覺門外託託有聲。主人戒之曰。毋開門。此虎也。奴起而視之。乃一乳虎。將數子以行。今為縣。乃爾。不知昔日何以為州耶。

銅柱

漢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為漢極西界。唐馬總為安南都護。夷獠為建二銅柱於伏波之處。以明總為伏波之嗣。是銅柱在安南矣。又唐何履先定南詔。後立焉。援銅柱。按南詔。今大理國。則是銅柱。復當在大理。又占不勞之地。南有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崖海。按占不勞。今占城也。然則銅柱。又當在占城。聞欽境古森峒。

與安南抵界有馬援銅柱。安南人每過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說曰。伏波有誓云。銅柱出。交趾滅。培之懼其出也。又云。交趾境內有數銅柱。未知孰是。

陟此寺

欽州靈山縣東南三十里。有武利場。俗傳唐則天母氏故里也。去場不遠。有陟此寺遺址。云則天念母。為建寺祈福之地。猶有豐碑斷裂茅檜間。字畫略可辨。其文則盧肇奉敕撰。按則天父武士護。晉人。母楊。未詳家何地。后得志。封榮國夫人。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以徼福。然則陟此之說。固苗裔矣。惜肇碑剝落不可考也。然亦可疑。肇袁州人。奮跡武宗朝。去則天固遠。將奉何敕作記耶。

交趾

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交州記曰。交趾之人。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余至欽。見夫黑齒跣足。早其衣裳者人耳。烏覩所謂足無節。身有毛者哉。人言道州侏儒。今道州人七尺。而昭州恭城縣與道接。矜一二侏儒。竊意南定縣如恭城也。不然。豈其人足皆無節。而能更相扶耶。聞受戾氣。遂以得名。意當如此。

僮耳

僮耳。今昌化軍也。自昔為其人耳長至肩。故有此號。今昌化曷嘗有大耳兒哉。蓋南蕃及黎人。人慕佛相好。故作大環以墜其耳。俾下垂至肩。實無益於耳之長。其數乃大寸許。

冰井火山

梧州城東有方井二。冰泉清冽。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冰井。其南隔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山嘗為梧州。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句。

蠻俗門

蠻俗

蠻夷人物强悍。風俗荒怪。中國始羈縻之而已。其人往往勁捷能辛苦。穿皮履。上山如飛。其械器有桶子甲。長槍。手標。偏刀。過源闌二字牌。山弩。竹箭。柘柳箭之屬。民編竹。苦茅為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謂之麻欄。生理苟簡。冬編鷺毛木棉。夏緝蕉竹麻。紵為衣。搏飯掬水以食。家具藏土窖。以備寇掠。土產生金。銅鉛綠丹砂。翠羽。峒綆。練布。八角茴香。草菓。諸藥。各逐其利。不困乏。今黃姓尚多。而儂姓絕少。智高亂後。儂氏

善良許從國姓。今多姓趙氏。宜州徼外西原黃峒武陽群小蠻。即唐黃家賊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有特相攻奪。其刺史莫廷甚。逐其弟廷廩而自立。廷廩奔朝廷。謂之出宋。凡州明歸明。者皆稱出宋。廷甚淫酷。不能服其類。鄰永樂周王民與為仇。相攻。官反為和解。廷甚恃此。益驕不奉法。至私刻經略安撫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帥守花書。行移以嚇諸蕃落。邊將常恭懷姦利。與交通囊橐。為代作奏章。冒至闕下。不關白經略司。范石湖作帥。捕劾以聞。削籍竄之。其後稍讐。

獠俗

獠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即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即火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自以不差。諸蕃歲賣馬於官。道其境必要取貨及鹽牛。否則梗馬路。官亦以鹽綵和謝之。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視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殆百餘種也。唐房千里異物志言獠婦生子即出。夫偃卧如乳婦。不謹則病。其妻乃無苦。

入寮

邕州諸溪峒相為婚姻。峒官多姓黃。悉同姓婚也。其婚嫁也。唯以麤豪痛擾為尚。送定禮儀多至十人。金銀幣帛固無。而酒酢為多。然其費亦云甚矣。婿來就親女家。於所居五里之外。結草屋百餘間與居。謂之入寮。婿家以鼓樂送婿入寮。女家亦以鼓樂送女往寮。女之婢妾百餘。婿之僕從至數百人。結婚之日。男女家各盛兵為備。少有所爭。則兵刃交接。成婚之後。婿常袖刀而行。妻之婢少逆其意。即手殺之。謂之送英雄。入寮半年。而後婦歸夫家。夫自入寮以來。必殺婢數十。而後妻黨畏之。否則以為懦。

挂劍

邕州溪峒之外。西南有蠻。其夫甚剛。其妻甚怯。夫婦異室。妻之所居深藏不見人形。夫過其妻。必挂劍於門。而後入。其合夫婦之道。夜期於深山。不以常所居也。云不如是。則鬼物有顯誅。

繡面

海南黎女以繡面為飾。蓋黎女多美。昔嘗為外人所竊。黎女有節者。涅面以礪俗。至

今慕而效之。其繡面也。猶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會親舊女伴。自施針筆。為極細花卉飛蛾之形。絢之以偏地淡粟紋。有皙白而繡文翠青。花紋曉了。工緻極佳者。唯其婢不繡。邕州溪峒使女。懼其逃亡。則黥其面。與黎女異矣。

鼻飲

邕州溪峒及欽州邨落。俗多鼻飲。鼻飲之法。以瓢盛少水。置鹽及山薑汁數滴於水中。瓢則有竅。施小管如瓶嘴。插諸鼻中。導水升腦。循腦而下入喉。富者以銀為之。次以錫。次陶器。次瓢。飲時必口噤。魚鮓一片。然後水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以為涼。愜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飲水。謂飲酒者非也。謂以手掬水吸飲亦非也。史稱越人相習以鼻飲。得非此乎。

飛馳

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會。各為行列。以五色結為球。歌而拋之。謂之飛馳。男女目成。則女受馳。而男婚已定。

踏搖

徭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於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室家者。男女各群。連袂

而舞。謂之踏搖。男女意相得。則男呼嚶奮躍。入女羣中。負所愛而歸。於是夫婦定矣。各自配合。不由父母。其無配者。姑俟來年。女三年無夫。負去。則父母或殺之。以為世所棄也。

款塞

史有款塞之語。亦曰納款。讀者略之。蓋未親其事爾。款者誓也。今人謂中心之事為款。獄事以情實為款。蠻夷效順。以其中心情實。發其誓詞。故曰款也。乾道丁亥。靜江徭人犯邊。范石湖檄余白事帥府。與聞團結邊民之事。徭人計窮。出而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把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太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並依山例。山例者。殺之也。他語甚鄙。不可記憶。聊記其謂款者如此。

木契

徭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若其投牒於州縣。

亦用木契。余嘗攝靜江府靈川縣。有強人私爭。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板。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道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為箭形。及以火燒為痕。而鑽板為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稜而對結縞焉。殊不曉所謂。譯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讐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者。詞主遂投縣官也。刻為箭形。言讐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為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板十餘竅而穿卓結縞。欲讐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縞以喻牛角云。

打甕

溪峒及邕。飲瓊廉村落間。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為濃糟而貯留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一水盂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槽。插一竹管。管長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為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埋之。以投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醞而止。其為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出而壽客。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投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為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

飲水耳。名曰打甕。南人謂甕為甕。

抵鷄

自安南及占城真臘皆有肩輿。以布為之。制如布囊。以一長竿舉之。上施長篷。以木葉鱗次飾之。如中州輪頂也。二人舉一長竿。又二人策行。安南名曰抵鷄。安南使者黃榮。以一抵鷄載一妾自隨。凡使者至。飲皆有涼轎。釘鉸黑漆。甚澤。而兩竿盡短。雨晴皆用之。此蓋效中國為之也。若其本國。只用抵鷄爾。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陰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飲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為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於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於讐殺云。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訪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即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祗席閒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醕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為異也。

鬪白馬

廣人妻子父母死。壻至祭。必乘馬而往。以二牌棒手前導。將至妻家。駐馬以待。妻家亦以二牌棒手對敵。謂之鬪白馬。壻勝則祭得入。不勝則不得入。故壻家必勝以入其祭。

迎茅娘

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為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昔魏武愛子蒼舒卒。聘甄氏亡女合葬。明帝愛女淑卒。娶甄氏亡孫合葬。欽之迎茅娘。夷風也。

曹氏父子直為冥婚。豈足尚。

志異門

天神

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圃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也。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每祭則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亦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司。則鄰里親戚眾尤之。以為天神實為之災。

聖佛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聖佛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為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既海神送其舟於占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慢輕。必降禍也。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相要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貌甚整。黃金飾像。四軀為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數輩。謂之夷

婆廟多鼓舞。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像出廟。而焚香以祭。十四日。聖佛歸廟。二十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甯諫議

欽州甯諫議廟。去城數十里。太守到任。謁之。雨暘不時。禱之輒應。六朝時。有甯猛力。據有其地。隋朝。因拜猛力為安州刺史。然恃險驕倨。自若也。自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諭以恩信。乃詣府請謁。熙奏。改安州為欽州。猛力欲隨使者。何稠入朝而死。其子長真葬畢。即入朝。乃以長真嗣為欽州刺史。唐高祖。授長真欽州都督。長真死。子據襲刺史。然則諫議。其猛力歟。猛力最有功於欽。欽人。即其墓宅社而稷之。置祭田數頃。諸甯掌之。至今尚存。諸甯。今為大姓。每科舉。嘗有薦名者。欽之祀。無非淫祠。惟諫議為正。

武婆婆

廣右人言。武后母本欽州人。今皆祀武后也。冠帔巍然。衆人環坐。所在神祠。無不以

武為尊。巫者招神。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也。

轉智大王

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寧八年交趾破飲。死於兵。先是交人謂飲人曰。吾國且襲取爾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顧。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爾。既大掠。則盡殺之。飲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新聖

廣西凌鐵為變。鄧運使擒之。蓋殺降也。未幾鄧卒。若有所覩。廣西群巫乃相造妖。且明言曰。有二新聖。曰鄧運使。凌太保。必速祭。不然。癘疫起矣。里巷大懼。結竹粘紙為輪馬旗幟器械。祭之於郊。家出一雞。既祭。人懼而散。巫獨攜數百雞以歸。因歲歲祠之。巫定例云。與祭者不得罪。昨故巫歲有大獲。在飲為尤甚。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

骨為僮。僮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杖長寸餘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變。太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僮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姑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為料。餘二為傷。餘三為疾。餘四為厚。料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當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面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

四餘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條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為此法。即易卦之世應。據著也。嘗聞楚人專卜。今見之。

南法

祝融之墟。威靈所幸。其間異法。亦天地造化之流也。巫以荆得名。豈無自而然哉。嘗聞巫覡以禹步咒訣。鞭笞鬼神。破廟殞竈。余嘗察之。南方則果有源流。蓋南方之生物也。自然稟禁忌之性。在物且然。況於人乎。邕州溪峒。有禽曰靈鷲。善禹步以去室塞。又有鴝鳥。亦善禹步。以破山石。有蜃曰十二時。能含毒射人影。以致病。以是觀之。南人之有法。氣類實然。然今巫者畫符。必為鴝頂之形。亦可見其源流矣。是故愈西南愈多詭異。茫茫天地。法各有本。必有精於法者。亦云自然。而非人所能為也。

家鬼

家鬼者。言祖考也。斂人最畏之。村家入門之右。必為小巷。井當小巷右壁。穴隙方二三寸。名曰鬼路。言祖考自此出入也。人入其門。必戒以不宜立鬼路之側。恐防家鬼出入。歲時祀祖先。即於鬼路之側陳設酒肉。命巫致祭。子孫合樂以侑之。窮三日夜乃已。城中居民於廳事上置香火。別自堂屋開小門以通街。新婦升廳。一拜家鬼之

後竟不敢至廳。云儻至則家鬼必繫殺之。惟其主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為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置肉盤下。俾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賣漿者。蓄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裸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蝗蟲蚊蝶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置酒延客。主必先嘗者。示客以不疑也。

周兩

淳熙乙未正月朔。因雨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僂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鄭隕夢為融教官。日見而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壺穴中。滿堂如月。別視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鋏齊刺之。有聲砉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鵝卵圓。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疊綠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為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為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是知為猴也。張安國改為押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驚去矣。

後竟不敢至廳。云僮至則家鬼必繫殺之。惟其主婦無夫者乃得至廳。

挑生

廣西挑生殺人。以魚肉延客。對之行厭勝法。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以死相傳。謂人死陰役於其家。有一名士嘗為雷州推官。親勘一挑生公事。置肉盤下。俾囚作法以驗其術。有頃發視。肉果生毛。何物淫鬼。乃能爾也。然解之亦甚易。但覺有物在胸膈。則急服升麻以吐之。覺在腹中。急服鬱金以下之。此方亦雷州鏤板印散者。蓋得之於囚也。

蠱毒

廣西蠱毒有二種。有急殺人者。有慢殺人者。急者頃刻死。慢者半年死。人有不快於己者。則陽敬而陰圖之。毒發在半年之後。賊不可得。藥不可解。蠱莫慘焉。乾道庚辰。欽州城東有賣漿者。蓄蠱毒。敗而伏辜。云其家造毒。婦人裸形披髮。夜祭作糜粥。一盤蝗蟲。蜘蛛百蟲。自屋上來食。遺矢乃藥也。欲知蠱毒之家。入其門。上下無纖埃者是矣。今黎峒溪峒人。置酒延客。主必先嘗者。示客以不疑也。

因兩

淳熙乙未正月朔。因雨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倮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競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煙火自地出。經日而滅。一郡大驚。鄭隕夢為融教官。日見而言之。是年融不聞有異。

柳州蜈蚣

柳州種甘棠。頃年夜有光出柱上。盡穴中。滿堂如月。別視見鱗甲大如鏡。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鉞齊刺之。有聲若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腦中得珠如鵝卵圓。走盤光遂不見。

桂林猴妖

靜江府疊綠巖下。昔日有猴。壽數百年。有神力。變化不可得制。多竊美婦人。歐陽都護之妻亦與焉。歐陽設方略殺之。取妻以歸。餘婦人悉為尼。猴骨葬洞中。猶能為妖。向城北民居。每人至必飛石。惟姓歐陽人來則寂然。是知為猴也。張安國改為柳山廟。相傳洞內猴骨宛然。人或見眼忽微動。遂驚去矣。